

## 匈牙利、南斯拉夫的经验给中国价格改革的启示： 过价格关意味着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攻坚

我们过价格关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：深圳早就基本不存在“双轨价”，为什么传统体制的诸多弊端仍难以克服？目前，若不抓住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，下决心组织深层次、实质性改革的攻坚战，就有可能逐步陷入被动局面

我们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先期进行改革的匈牙利、南斯拉夫的考察，最深的体会是要充分利用改革初期的“黄金时代”打攻坚战。

传统体制重积累、轻消费，一方面压抑了巨大的消费需求，一方面积累了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。改革之初，引进市场机制，实行奖金刺激，即能很快地创造供销两旺的繁荣局面。很快，原有生产力水平已无法满足不断更新的高档需求，进口压力带来出口压力，企业效益的根本改善、企业间竞争的加强已不可能仅靠在原有体制框架内简政放权来实现。企业兼并、破产的改革，形成资产市场的改革，企业干部脱离行政系列形成市场评价的企业家阶层的改革，劳动者自由择业以及相应的工资、福利、保障制度的改革相继提上日程。这些改革无疑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深层次的攻坚战。

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，匈、南虽对以上改革的不可避免性都有认识，但始终避难就易，并过份依赖外债和进口维持经济繁荣，以致在国际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陷入窘境：要么是价格、补贴、税收恶性循环的“百慕大三角”；要么是物价与工资的轮番上涨。在经济萎缩时再来考虑上述改革，整个社会、经济的承受能力已无法与改革之初的“黄金时代”相比。因此，我们现在下决心过难关，打改革的攻坚战，是颇具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。但是，必须警惕，我国改革并非没有滑入匈、南轨道的可能性。

过价格关，既要理顺价格体系又要抑制价格总水平上涨，没有经济运行机制、组织和规则的转变，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是无法实现的。

1968年匈牙利曾实行价、税、财联动方案。但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之后，加工制造企业纷纷要求涨价。为使它们不涨价，“父爱主义”的各种补贴性调节手段应运而生，补贴支出要有财政收入，于是只好抽肥补瘦。结果，全部国营企业获得的补贴与企业原始利润之比竟为1.08，全部税收与企业原始利润之比竟为1.28。各种非规范调节手段达300余种，基本是一户一率、一年一调，哪里产生了什么平等竞争的环境呢？南斯拉夫50年代价格改革，1958年工业产品中31.2%受到政府干预。以后为补偿企业涨价压力，各种非规范条件越来越多，到1962年受到各种干预的价格已恢复到67%。同期财政干预支出占预算开支的比例增长了三倍。为摆脱价格、补贴、税收的“百慕大三角”，1965年南再度下决心全部放开价格。结果，虽然有外债和劳工的外汇收入支持，一轮又一轮的轮番上涨，使政府对价格总水平再也没能有效控制。

我国企业在价格改革中同样发生涨价行为。据我所和国家统计局的《企业追踪观测系统》根据2000个企业的资料测算，1987年企业投入品涨价的90%是通过自己产品涨价转嫁出去的。

“收紧银根，放开价格”似乎符合未来建立商品经济的逻辑，但却不符合存在产品经济模式国家的实际。南1980年开始治理通货膨胀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三条建议：严格控制货币投放，长期负利率变正利率、汇率浮动。当时的南中央银行行长称其是将南经济“推向毁灭”的政策，愤然辞职。实行的结果，1980年至今经济几乎是持续零增长，企业之间打白条式的“灰色发行”大兴，通货膨胀从40%高涨到170%多。我们今年6月至7月对西德考察，著名的德意志研究所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，西德战后价格改革成功并不主要靠“收紧银根，放开价格”。整个50年代，西德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.8%，货币流通量年均增长率为10%，而年均物价上涨指数只有2%。原因是，在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0.8%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5.5%。没有自负盈亏的企业、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（特别是企业兼并市场、劳动力市场）是不可能既放开价格又抑制通货膨胀的。

我们过价格关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：深圳早就基本不存在“双轨价”，为什么传统体制的诸多弊端依然难以克服？1965年南斯拉夫的价格就已经全部放开，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实行行政控制，究竟是过了难关还是陷入了新的困境？

过价格关，意味着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攻坚。既要理顺价格，创造市场形成的条件；又要平抑价格总水平，保持社会稳定。要使这两个矛盾的目标大致同时实现，只有下大的决心围绕企业自负盈亏在逐步放开价格的同时，组织兼并、破产以及干部、就业、福利、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攻坚。目前经济形势较好，但由于一系列实质性改革久拖不决，社会心理已开始呈现一些不太好的苗头。社会舆论调查系统几年来连续调查数据表明，群众对通过改革所要求得到的预期在急剧升高，对改革已取得的成就评价却相对降低，对机会不均等、以权谋私等不良社会现象越来越不满。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积累使改革的社会条件已开始不如改革之初。目前，若不抓住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，下决心组织深层次的攻坚战，有可能使改革逐步陷入被动局面。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《改革攻坚课题组》